

海上名家

自选丛



z i x u a n c o n g s h u
悚然失敬

haishang

荆中棘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海上杂文家自选丛书

悚然失敬

荆中棘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87,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922-X/1·1555 定价：13.00元

自序

一个偶然的机，忽然被“插队落户”到新闻单位里来；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学过新闻，更没有干过新闻工作。掐指一算，凑合起来，居然已过了四十多个年头。

常有朋友关切地问：干新闻工作的滋味如何？说来话长，实在不好回答。但也可以非常简要地说一句话，就是“酸甜苦辣”。这几个字可以用于烹调做菜；可以广而言之用以体味人生；也可以借过来用于形容干新闻工作。不知广大的同行，特别是经历过这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资深”编辑、记者，以及诸多坐过新闻领导位置的朋友们以为如何？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感受体味的。“辣”的滋味，特别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新闻界往往首当其冲。一张报纸犹如航行在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当突然碰上天气骤变，风急云涌，波浪滔天，船被颠簸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船里人特别是掌舵的艄工，是会感到“辣”得头皮发麻，紧张得浑身淌汗的。这种时候，往往会产生“新闻这碗饭再也吃不得了”的消极之感。也有人把干新闻工作比之为“走钢丝”，以形容其惊险。确实也有不少人就是失足落地，不幸的甚至堕入深坑，搞得个浑身泥浆，狼狈不堪的，爬出来后就发誓再也不干这种“险事”了。当

然也有人历经险情，居然还能“软着陆”的，则就不知道是什么“吉祥物”保护了他，只有对他的幸运“额手称庆”。

好在恶劣的天气总是比较少的，顶一下总也就过去了；风和日丽的日子总是相对多些，否则老是急风暴雨，人们还有什么兴致过日子呢？所以在正常的“天气”之下，新闻工作“甜”的一面也就容易尝到。相比之下，如果“甜”的日子较“苦”和“辣”的比例为高，那就是舒服的日子了。

就“苦”与“甜”的两者来说，新闻工作确实也是够苦的。不是那种没饭吃，没酒喝，愁吃愁喝，日子不好过的苦。相反，有的新闻界朋友对此甚至吃得生厌，喝得过多，愁着身体发福。干新闻的“苦”在于要不断发现新闻，采访新闻，挖掘新闻，赶写新闻，抢到了新闻……等等。这就要不分日夜，不顾艰苦，不惜代价……，甚至还有需要“不择手段”地去猎取新闻。有人爱用“猎取”两字来形容新闻斗士的工作形象，由此可以令人想象到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姿态；如能再和电视屏幕上众多记者蜂拥地追逐采访某些重要新闻的场面相对照，也就多少可以体会到新闻记者那种“猎取”的劲头。这些都是很苦的事。当然仅此一例也不足充分表明干这一工作的苦情。“苦差事”，有人这么概括地感叹。但如一旦把“猎物”攫取到手、并且迅速报道出来，登了报，上了广播，见了电视，那么这些苦，就全部转化为乐与甜了，并且激励记者们愿意再去吃苦，再去作新的追求。有人说，看看记者们这样的生活，自找苦吃，真觉得可以说声“贱骨头”！怪就怪在这种“骨头”的又“贱”又硬，引人苦中作乐其中必然有甜的因素存在。这是这个职业的“神秘”之处。怪不得新闻这一行还是个令好多人神驰向往的特种岗位。

在这个岗位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点是足以引人入胜、引以
为快的。一是有机会听到更多的新闻,二是有较多的条件议
论新闻。

现代人的生活里恐怕都离不开听新闻。什么叫新闻?不
讲行话,不用学术名词,用读者的通俗话来说,新闻就是各种
新近发生的新鲜事。这是一般老百姓的看法,也是一种单纯
而又实质性的要求。这种新鲜事,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
国内国际、科技发明、社会家庭、历史人物、奇闻怪事……,新
的就好。因为听了看了,就能增长知识,扩大眼界,充实观念,
引发思考。如此虚实并举,就是看报有益,听广播看电视有
益,是“开卷有益”这句名言的大大补充和发展,是人们生活中
柴米油盐酱醋菜……之外的新的必需品,更是现代人生活中
不可缺的精神“维他命”。

现在报纸、电台、电视的版面都增加了,人们最受欢迎的是
新闻。确也是,如果这些新闻媒介不着意扩大和丰富新闻,单
讲吃穿玩乐,尽管“贴近生活”,也是贴近不到精神和“灵魂”
的,人们也是缺乏阅读热情的。

但是,尽管新闻媒体日益注意扩大新闻内容,但其实所有
发生的新闻也是不会全部见报的。有的由于记者“失聪”或懒
惰,把好新闻丢了,让它自生自灭,永无人知。有的由于版面
限制,发稿时间不巧,被挤出版面,因而也见不到天日。有的
则因各种原因被编辑部压下不发表了,甚至是被硬性忍痛抽
下,或用新闻业内行话说“枪毙了”,让它不见人世。这一些,
读者、听众是看不到、听不到了,但在新闻单位里,有的却有
机会可以先睹为快,或听到,或读到,从而等于多生一只眼睛,
多长一只耳朵,可以多听到一些消息,多增长一些见闻。这对爱

听新闻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权”,一种难得的机会,它满足了人们爱听新闻的习性,岂不也是一种“一乐也”!

听到一些特别的新闻,自然就会引发出议论这些新闻的愿望来。其实,这在街头巷尾也都是会发生的,叫做“街谈巷议”;有的报纸还用这四个字为专栏题名,用来体现群众的议论。在新闻单位里,这当然更会发生。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常见用对联的形式挂在有些报纸工作者的书房里、办公室里,说明议论时事、评论新闻就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本职、一项道义。何况读新闻和议新闻又是报纸工作者的一项特种享受,许多大家的妙手文章也就是这样及时地畅流而出的。这可说是报纸工作者的最高级的享乐之处,许多“苦”都在它的面前抵冲掉了。

这种“权利”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不仅有较多的机会“发议论”,还能有较快的机会传给读者,可以说是一种更难得的“权利”。一切报纸工作者都有这种机会:记者的采访,编辑的取舍,标题的制作,编者的按语,论者的评说……,都是评议某些新闻的“发言”形式。为此每个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个难得的“特殊权利”,从而十分宝贵这份幸遇。

有了“先睹为快”的机会,再加上“议论占先”的优越条件,报人工作的苦乐观,甜辣感、幸福感就由此界定了价值,决定了去留。

本集的文字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与许多“妙手”相比,意境有高低,水平有差距,但心情是同样的:很庆幸无意中获得了这些机会和“特权”,是人生难得的,所以对“酸甜苦辣”的这几十年没有后悔,也没有多做计算,只是想:尽管风浪急,过来也就算了。

这些文字曾用不同笔名发表,如易火、荆中棘、言微、宇文策、林诗等,这里交代一下,以免有抄袭之嫌。

作 者

1998年10月20日

目 次

自序.....	
车帘之研究.....	1
道是有情却无情.....	5
各人自扫门前“雪”.....	7
演员难当.....	9
话说“戚文婷”.....	11
“拆烂污”正解.....	14
独具只眼.....	17
“鼠年”说“猫”.....	20
相形见“丑”.....	23
农民的风格.....	25
移“风”易“俗”新谈.....	28
“弄”钱的艺术.....	30
“清水衙门”的是非感.....	32
“君子兰”变成“赛金花”.....	35
老封建 新封建 小封建.....	38
“堡垒里的战斗”.....	41
三种“新闻观”.....	44
臭虫和“官倒”.....	46

“秀才”卖书	48
成名捷径	50
万勿再向“阁楼”上退却了	53
替饮食业作“反思”	56
财路不明者戒	59
“吃剩有鱼”	61
干部的“仪表”	63
植树和埋骨	66
朦胧有术	68
电话小姐的“面孔”	70
说“开会苦”	73
“砂锅”虽破未见“底”	76
“怪胎新闻”	79
肉摆空城计	82
“闻”机关	85
有感于重修毛遂墓	88
讨债奇闻	91
假“皇帝”遇到真“太后”	94
“节节高”？	97
以狗“养”戏	100
秦森热热过了“头”	102
喊“打”而已？	105
“官僚主义”	107
洁白的竞赛	110
解铃还仗系铃人	112
向“银发头脑公司”送个花篮	114

鞋子新闻	116
替婆婆“申冤”	118
软硬兼施	120
狈	123
悚然失敬	125
“坐怀不乱”	129
少喝点吧!	131
让“运气”做主?	133
从吃粤菜说到“北京人”	135
三个没有补好的“洞”	139
“豪门”酒肉臭	141
谁来“敬”老?	143
坐“皇冠”也不一定“神气”	146
诗人 疯子 凶手	148
一条讨人喜欢的房产广告	151
灯红酒绿的背后	153
“三脚猫”	155
也是一种愚昧性消费	158
“大款”的自画像	160
“慧不慧?”	162
闲话“购物天堂”	165
“高龄者”	168
“潇洒”的老头	170
也说“潇洒”	172
坏事就是坏事	175
悬念	177

还是养猪好·····	180
“记车号有什么用?”·····	182
热点里的冷点·····	184
车的忧虑·····	187
“扬州八怪”·····	190
都是“一把火”?·····	193
“企业形象”和“报纸形象”·····	195
暂缓“送伞”·····	198
脏话·粗话·凶话·····	200
“上帝”是个啥样子?·····	202
当“官”也有忌语·····	205
变味的“毛家菜”·····	208
“王巧英现象”·····	211
从好事里看到的“坏事”·····	213
该刁则“刁”·····	215
化妆品的“自我化妆”·····	217
食不厌“蚊”·····	220
日本的“血案”·····	224
人猪共享一席宴·····	227
市长的“钱内助”·····	229
一字“推敲”·····	232
新“洋泾浜”·····	234
看“表演艺术家”表演·····	237
拒酒·····	240
日本的形象·····	242
不喝迷魂汤·····	245

照镜子	248
市侩气和文化味	250
“老掉牙”	253
“凌迟处死”	256
王海和王震	258
还是“朋友”好	260
冷硬拖卡	262
且看马科斯	264
国脚们的“死敌”是谁？	267
禁吃“杂粮”	270

车 帘 之 研 究

一位海外归来的青年人,在逛了几天大街之后,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我:“国内的小轿车为什么许多都挂上帘子?”我被这“突然袭击”问得张口结舌,一时答不上话来。心里却恼火地骂他大惊小怪。

继而一想,他是来自街上小轿车比我们这里多的地方,对小汽车不至于有什么陌生感;问题是发生在我们这里的车上,为什么要挂帘子。这东西可能是他少见的,所以就怨不得他要多怪。

而我却是看惯了的,甚至已不知不觉的承认它是个“传统”,因此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自然也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研究它。

现在问题既然提出,就不得不打听一番。

先向一位司机同志请教。他的答案大出我的意外。他说:小轿车不挂绸帘子,进不了高级机关,也进不了重要会场。因为人家会把它当出租汽车,不准通过的。我“啊”了一下:原来还有这个秘密。

又请教了一位经常乘车的首长。他却另有一条理由,说是帘子可以遮太阳。瞧瞧他的脸倒确是白皙皙的,看来真的

不大接触到阳光。

后来又问了一个市民。他的答复简单而又有点震惊人：“保密！”我问保什么密？他说：“人——坐小汽车的人！”这是什么逻辑呢？怎么所有坐小汽车的人都要保密呢？可是既然挂帘子的车子是如许之多，他有了这个看法，你有什么办法呢！

偶然和一个小学生讲起这个问题，哪知道这小鬼也有他的想法：“怕特务暗杀！”这就更加想入非非了。

以上种种“研究”，都是市井之言，老百姓的猜议，只可参考，是不足为凭的。所以对于车帘之产生和发明的原由问题，还是得不到“科学”的根据。

说也凑巧，闲看记载慈禧太后生活琐事的《御香缥缈录》，有一章专门描写这位封建老佛爷的“鸾舆”，即她的运载工具轿子的详细材料，倒发现了一些车帘祖先的遗迹。摘抄一点情况，可供研究。

“伊(慈禧)是绝对不许伊的子民向伊偷看的，所以伊的鸾舆在街上经过的时候，从没有人敢伫立着观看的。……伊为着要求格外的周密起见，在这一乘鸾舆两边的窗上，都挂着一种特别的帘子，……是用黄缎裹着丝棉做的。这样不太气闷了吗？于是在外面的一幅便改用透明的轻纱，使伊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不为外面的人所看见。倘若伊还嫌隔着这重轻纱看得太不清楚，或太吃力的话，伊尽可把身子俯向前去，轻轻地拉开一些纱帘，侧着脸张望着。就是这样，外面的人也不用想窥见伊，即使眼力最好的脚色，至多也只能窥见伊的几

根手指。”

这一段记载，倒很生动的活画了这位封建太后的乘轿之乐，特别对轿帘的作用，有人情入理的分析 and 描写。太后的鸾舆即俗称的轿子。用两人、四人、八人以至十六人抬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发明，一大威风。现在小汽车虽然是“引进设备”，但官名不知是哪一位有天才的“秀才”起的，叫做“小轿车”，显然是有继承“传统”之意。不过，不用人抬，自然就现代化得多了。但是“君子不忘其旧”，不知从哪一位首长开始，却在小汽车上也按上一幅幅的轿帘，想来坐在里面，可真的能领略到西太后当年伊可看人，人却“不用想窥见伊”之乐吧？真是妙哉！

经过这一番考证和研究，看来车帘的产生和作用的源由盖在于此，原来也是一种“国粹”。怪不得外国的汽车发明家、企业家都没有这套知识，所以福特先生、丰田老板在向全世界倾销他们产品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西太后的这一伟大发明而加以利用，以便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带帘式小轿车。我们的国产轿车，也是有点仿制有余，“创造”不足，也忽视了这个“土特产”，以至新车出厂以后，还要麻烦我们的管理人员自己动手，按李莲英的规矩，用手工钉上各种色彩的薄纱车帘，好让首长看人，而不让街上的人民“窥见伊”，或者只能看到几根手指。

研究到这里，正好看到五届三次人大会议的消息，说是会上民主原则大发扬，冶金部长等被召去受质询；还强调人民代表不能当“特殊代表”。报纸舆论认为这是“新事物”，所谓“新”，看来是指从封建官治走向人民当家，即民主之新。那么

就这一件小事讲,我们的首长同志们,可否揭开轿帘(小轿车之帘也),和人们经常见见面呢?

(原载 1980 年 10 月 12 日《解放日报》)

道是有情却无情

送人情,该是一件“含情脉脉”的事情。

然而也未必,心情紧张的有的是。不妨举正反两例来看。

先看送人情者的心情:

据说:现在人情的“行情看涨”,十元、十五元是“小儿科”,二十元以上勉强上“台面”,“三位数”才算“有交情”。如果一个月当中有一两笔人情要做,那就要“舍命陪君子”了。

再来看看收人情者的思想:

辽宁省本溪市缝纫机厂有个工人叫赵福春,他在做了阔新郎之后,有一则“夫子自道”,倒也真情毕露,有血有肉。他说,办婚事前,妈妈就苦苦劝他不要大操大办。但他想不通。理由是:“我想一些朋友结婚时,我没少送随礼钱。这回我结婚,别人也得还情。别人都那样办,我结婚不大办,感到不光彩。”于是他就设法借了八百元,“酒席摆了二十八桌。事后一算账,共收礼钱七百五十元,都拿去顶账后还欠债一百四十元”。他这才知道坏事了。把送礼人一排队,原来收的七百五十元人情中,“有五百元是带‘钩’的:将来人家结婚要还回去的,实际上一天之间我就背上了六百四十元钱的债!”最后他叹道:“我每月五十多元收入,我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还不